

· 錢超銘、宋台生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用生命守護這塊土地

飛行員和每一位革命軍人一樣，對國家赤膽忠心，他們誓死保護臺、澎、金、馬這塊土地，和這塊土地上的所有百姓。

起飛

臺灣的三月，天氣多變，平均三到五天便有來自大陸的高壓過境，兩個冷高壓中間常形成鋒面，前一個冷高壓出海後所引起的迴流，會帶來南方海面上潮濕的暖空氣，形成低雲濃霧，冷暖空氣交會，對流旺盛易形成鋒面雷雨，這樣的氣候突變性高，突變的天候對飛行來說是極大的挑戰。民國六十五年，兩岸關係緊張，戰鬥部隊飛行任務多，當時有每位飛行員每月至少得飛滿十五小時的規定，但是三月天氣變化多，基地飛行中隊的訓練和作戰任務，曾經因此延誤。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十日，清晨六點半，天空飄著雨，錢超銘和宋台生吃完早餐，快步上車等候學長餐畢一同上場。空軍同袍間始終存在長幼有序的優良傳統，期別低的總是手腳俐落些，吃飯、幹活兒動作都比較麻利。兩人擡頭看看天空，能見度不到

一哩，雨勢沒有停歇的意思。

當天由四十一中隊擔任警戒，天氣從早就很糟，雲層低，雲高只有四、五百呎，大白天的卻像黃昏前天將黑的昏暗景象。因為已是月底，「上面」要求追趕飛行時數，這天安排十二架F-100分三梯次陸續起飛，進行空中訓練，下午一點鐘四十八中隊第一批起飛，領隊周遠雲、二號機宋台生、三號機鍾中寧、四號機錢超銘。

接著四十一中隊與四十八中隊兩批八架將間隔十五分鐘依序起飛，一點十五分其中的四架，長機孫副隊長、二號機陳惠南、三號機高王玉、四號機劉屏瀟兩兩編隊先後起飛，十五分鐘後，領隊聞成斌、二號機吳慶璋、三號機陳燮祥、四號機陳清鎮四機進跑道，四機分別試車OK，暫收油門等候起飛指令。

通信車：按時起飛！

這時候天氣更形惡劣，長機聞成斌抬頭看了看天空，幾次詢問通信車：「這天氣還起飛嗎？」通信車斬釘截鐵回答：「按時起飛！」四機在跑道上再次加滿油門，準備起飛，這時

隊長方正衝進MOB（飛輔室），一邊要求起飛暫停，一邊詢問大隊督導：「這鬼天氣還飛嗎？」這時候在空域裡的宋台生大叫：「我空速表指零！」錢超銘說：「我兩萬八才出雲！」大隊督導獲悉雲中氣流極不穩定，眼見天氣實在惡劣，於是下令正在跑道頭待命的四架滑回，聞成斌等四人於是回四十八中隊作戰室待命。

當天因為雲層低，首批四架一起飛就進雲，起落架收起時，雲高只有四、五百呎，二號機宋台生發覺當天的雲和平時所見極大不同，雲層又濃又厚，範圍又廣，四架兩兩編隊，二號機在雲裡像跳彈簧一樣上上下下跳個不停，他向長機報：「Leader，我的飛機一直在跳。」話剛說完四號機錢超銘說他的飛機也在跳，領隊周遠雲安慰大家：「別慌，我也在跳，到雲上集合。」

宋台生記得當時幾乎咬著牙插著翅膀飛，雲又厚又濃，稍一疏開，就看不到領隊，此時操縱桿呈現空檔，空到快編不住了，前緣襟翼不停的跑進跑出，原應三百哩編隊，結果是在低於一百九十哩編隊，再後來前緣襟翼完全伸出，於是向長機報告：「Leader，前緣襟翼完全伸出，速度太小了。」長機問：「你空速多少？」

宋答覆：「空速表指零，推測速度大概低於一百九十。」長機答覆：「OK，油門加滿，加速爬升！」

領隊周遠雲、二號機宋台生雙雙加滿油門，一直爬爬爬拚命的爬，直爬到兩萬八千呎才出雲。這時領隊指示宋台生空速管加溫，電門開啓，兩人爬出雲層，卻看不到另外兩架飛機，兩人雙雙尋找三、四號機，後由戰管引導，終於看到了鍾申寧和錢超銘兩人，四機集合後，領隊告知戰管，停止訓練，要求戰管引導返航。

第一批起飛的四架飛機開始穿雲下降，下降五千呎後雲越來越濃密，宋台生只看到長機，偶爾看到三號機鍾申寧，但是已看不到四號機錢超銘，他專心保持與領隊編隊，擡頭一看，赫然發現長機頭頂上有個大尾巴緊緊貼在長機頭頂上，非常的近，宋台生嚇了一大跳，這時候錢超銘無線電中呼叫：「Four Lost Leader」，同時向左右三十度坡度轉彎、拉開，這一拉起來，宋台生才知道原來頭上的是之前脫隊的四號機錢超銘，想想剛才四機在雲中擠成一團，嚇出一身冷汗。長機指示，爬高出雲再集合，四機出雲、集合、再次穿雲返航，這一來一回，在空中就折騰了將近二十分鐘。此刻，一點十五分第二批起飛的

四架飛機爬高至一萬五千呎高度，自戰管獲知之前首批起飛四架飛機在兩萬八千呎才出雲，因為天候惡劣，長機孫副隊長指示停止訓練，不做雲上四機集合，由戰管引導，分兩批，先行返場落地。

長機孫副隊長殉職

這時候，四十八中隊作戰室裡，駕駛羅清龍突然衝進來說：「不好，飛機撞在一起了。」聞成斌、吳慶璋、陳燮祥、陳清鎮四人衝出作戰室，只見跑道上一股濃煙，大家坐上吉普車，火速趕往出事地點。基地救護車、消防車全部出動，一路鳴笛抵達現場，吳慶璋等人抵達現場，看到長機整個翻轉扣在二號機的機翼上。

原來是第二批起飛的長機孫副隊長和二號機陳惠南編隊落地時，二號機位在長機的下風處，陳惠南拉阻力傘時，當時九十度正側風，側風大，機頭一甩，飛機瞬間壓在長機的右機翼上，將長機整個壓翻，長機頓時頭下腳上整個倒扣過來，機翼搭著二號機雙雙衝出跑道、衝出道肩，方才停住，陳惠南自行爬出機艙。

吳慶璋等人趕緊趨前搶救長機孫副隊長，發現他頭下腳上，倒掛在座椅上，座艙罩因為在跑道上磨擦很長一段距離，整個座艙罩被磨穿，孫的

飛行頭盔也磨穿了，頭重創，已無生命跡象。

轉降外場

新竹基地發生飛安事件的同時，領隊周遠雲等四機正再次穿雲下降，準備返場落地，四機高度下降至七千呎時，塔臺在G波道廣播新竹基地關閉，所有在空機轉降外場，領隊周遠雲帶著另三架再度從七千呎高度加油門，爬高，往最近基地CCK方向飛去。當時另有第二批起飛的三號機高王玉和僚機已進入CCA航線中，也被告知轉降外場。

當時天候真的很差，只見又濃又厚大範圍的雲層，一路覆蓋在臺灣西半部，大夥兒一路均在惡劣天候中飛行，距離CCK二十哩上空，領隊請示戰管CCK落地資料，這時接獲戰管通知，CCK基地因為天氣突變關場，他們只好再往南飛，朝嘉義基地飛去。編隊途中，僚機只能死盯著長機的翼尖燈，不敢稍有分心，萬一掉隊，只有自行轉降外場，距離嘉義基地二十哩處，領隊又請示戰管嘉義基地落地資料，未料他們再度被告知因為天氣突變，低於起降，基地已關場，四架飛機失望之餘，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臺南基地，再度往臺南基地方向趕。宋台生瞄了一眼油量，幾乎到

了低油量，當時心裡很急，不知道臺南基地會不會也關閉，大夥估計油量已低，快馬加鞭往南飛。

宋台生回憶自己不過是要追趕飛行時數，誰知這一出，就回不了家，要回本場，本場關閉，要落OCK，OCK關閉，要落嘉義，嘉義關閉，眼看油量已低，不知道臺南天候咋的，很長一段時間無線電是靜默的。

靜默中，無線電裡忽然傳來第二批起飛的三號機高王玉操著四川口音：「砍刀底啦！砍刀底啦！」（看到地啦！看到地啦！）「，後來知道他帶著僚機下降至六百呎高度時，好不容易從一個小小的雲洞裡看到了海岸。當時臺南基地天氣也已轉變，雲層下降，四架飛機自無線電裡聽到高王玉的聲音，領隊周遠雲帶著大家分別下降高度，沿著海岸線往下推，終於看到臺南基地。當時油量已低，他要大家低空衝場，四機解散，依序低空下滑進場，長機在無線電裡提醒，注意自己的高度、速度。宋台生轉變時有些Over turn（過度轉彎），想盡辦法扭轉回來，最後還是讓飛機安全落地。當每架飛機安全著陸，拉阻力傘，幾個人大大鬆了口氣，這時，高王玉帶著僚機也安全著陸。

落地後，基地正颳著狂風，眼前

一片風沙走石，宋台生看到乾草被狂風捲在空中，又掉落在跑道上快速飛滾，慶幸終於落地了，以當時天候變化之快、之糟，判斷六人如果再不下地，後面也落不下來了。

這次在空域裡，因為天候惡劣，從新竹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，四機一路編隊編得辛苦，彼此只能從戰管獲知新竹關場、臺中關場、嘉義關場、直到臺南基地，落地以後，連同之前落地的高王玉和僚機，分別檢查油量，先起飛的四機都不足八百磅，高王玉和僚機油量也只剩千餘磅。

落地後，小隊員宋台生打電話回新竹基地報平安，部隊要他即刻自行搭車回新竹，說明會派資深隊員陳清鎮坐火車到臺南，把飛機飛回來。

因為是臨時落臺南，宋台生身上只有一套飛行衣，臺南基地派了輛吉普車，將他送到火車站，宋台生就這麼地穿著橘色飛行衣，拎著抗G衣、求生背心，抱著飛行頭盔坐車北返，途中曾多次引來異樣眼光，回到新竹已是半夜。

車上，宋台生回顧當天從上午至坐上火車回新竹，一天裡所發生的一切，最初是飛機一起飛就進雲，他是盯著領隊機翼上的燈編隊飛行，在雲深不知處的積雲中，稍有閃失兩機便

易撞成一堆。後來領隊帶他們返航，進雲下降五千呎時，四機擠在一起，如果不是錢超銘向右三十度坡度轉彎、拉開，在能見度極低的空域裡，當時只要有一架飛機稍有閃失，後果難料。再後來好不容易編隊下降到七千呎，眼看即將返航，基地卻通知他們轉降外場，接著就是各基地一一關場，六人六架飛機一路往南飛，要落OCK，OCK關閉，要落嘉義，嘉義關閉，希望一再落空，當時意志力幾乎被擊倒。

他們用生命守護中華民國

後來飛安事件檢討會，宋台生起身想報告當天的天氣狀況，大隊長于礎大概知道他要說啥，要他坐下別說話，強調：「這（飛安事件）跟天氣無關，今天不討論天氣，只討論編隊落地操作問題。」這令宋台生很不服氣，起身要報告，于礎又叫他坐下，後來宋台生還是起身放砲，說明當天天氣真的很糟糕，極不適合飛行。

陳清鎮受令搭車前往臺南，六天後天氣稍微轉好，周遠雲、高王玉、鍾申寧、錢超銘等六人飛回新竹。

隊員徐國賢說事發當晚，他和楊隊長由醫官陪同，至武陵路空軍一村副隊長家中，門外一輛救護車待命，兩人走進孫的家裡，瞥見餐桌上放了

幾道菜，孫大嫂當時不知道丈夫已殉職，準備了晚餐等他回家吃晚飯。

F-100是美國人首次製造生產的超音速戰飛機，民國四十九年起轉交我國空軍使用，F-100畢竟是五〇年代製造生產的飛機，助導航設施不佳，空軍使用期間，前後發生多起飛安事故，當年的飛行員飛的雖然是老舊的飛機，但是和每一位革命軍人一樣，對國家是赤膽忠心的，他們服從命令，執行上級交代的每一次作戰、訓練任務，無論任務多麼艱難，他們無法、也不會說不，他們誓死保護臺、澎、金、馬這塊土地，和這塊土地上的所有百姓，他們用生命守護中華民國，視死如歸，無怨無悔。



四十餘年後，老戰友舉杯相聚，格外珍惜，照片左起依序為二號機宋台生、長機周遠雲、三號機鍾申寧與四號機錢超銘攝於民國一〇八年。

大自然的飛行

· 林野 ·

飛得最高和最快的鳥

斑頭雁（Anser indicus）是鳥類中飛得最高的，由於牠體內的紅血球與氧氣分子的結合速度甚快，以致能夠耐受含氧量僅百分之三十的稀薄空氣，可飛越海拔九千公尺的高山。牠主要分佈在中亞地區、中國大陸南邊的青康藏高原，冬季從西藏飛越喜馬拉雅山脈，到達印度或緬甸北部。牠的體型比鴻雁要小，頭部有黑紋，以青草、豆科的種子或軟體動物為食，多棲息在高原的湖泊或溼地。

尖尾雨燕（Chaetura caudatus）又稱針尾雨燕，是鳥類中飛得最快的，身長約二十一公分，尾短不分叉，全身呈暗黑色，喉頸部為白色。牠主要分佈在西伯利亞，捕食飛蟲和甲蟲，身手矯捷，飛行速度常超過每小時一百六十公里。

飛得最快的昆蟲

蜻蜓（dragonfly）為蜻蛉目的昆蟲以捕捉蚊子和小昆蟲為食，牠具有複眼、胸背部發達的肌肉和四對翅膀，飛行時前翅向前和向上拍動，後翅

則向下拍動，藉以產生升力，並賦予牠六度自由運動的能力，其翅膀末端有翅痣，可避免振翅時的身體顫抖。

牠不僅是所有昆蟲中飛行速度最快者，一般可達每小時十至十五公里，而且具有良好的機動性，變動作時（鑽升或俯衝），常衍生高達三十G的離心力。不過牠本身具有保護的機制，因其內臟為水分包圍，當血液湧向蟲體的一側，水分亦朝同一個方向流動，故能產生抗衡的作用。牠如同水上飛機，尾尖緊貼水面（蜻蜓點水），至於六對附足，僅用於著陸，如果要移動身體，得要稍微拍動翅膀。

能夠滯空的鳥類

堪稱「直升機」的始祖蜂鳥（hummingbird）為雨燕目的袖珍鳥類，體型甚小，僅約七公分，體重約一點八公克，在花叢中不易被察見。牠的腦部約一粒稻米的大小，但記憶力甚佳。

牠的特異功能為藉翅膀的快速拍打（每秒十五至八十次），可懸停空中（滯空）或往後飛，因此，牠的羽翼肌較其他的鳥類為發達。由於運動量大，故新陳代謝速率亦大，心跳率高達每分鐘五百次，消耗的食物重量超過其體重，不過在夜晚或三餐不繼時，倒能節制食量，呈蟄伏狀態。